



四五十年前,在贵州山地村寨上当知青的时候,怀着点好奇的心理,走进黔西南布依族聚居的村寨上。到了月色清朗的夜晚,就会听到一种柔美的乐器在吹奏,月影之下,只听那曲调明亮、优美,还带着点儿期盼的缠绵,似在声声呼唤,又显得圆润而流畅,那清脆甜美的音色,让人忍不住怦然心动。

我惊讶,这是什么乐器?吹奏的又是什么意思?听来有股欲言又止的愿望。布依小伙笑着答,这是我们布依族未婚青年招呼心仪姑娘的一种方式。叫“勒尤”。

勒尤?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人间有这种乐器。习惯地掏出随身带的笔和本,想要记下来。那年头,我正如饥似渴地学习写作,一听到这类事,更增添了猎奇心理。

陪同我串寨的布依小

## 呼唤情侣的“勒尤”

叶辛

伙一边答应,给我找一只勒尤来看,一边又告诉我,其实在布依话里,“勒尤”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呼叫心上人在月夜里来相会,倾心交谈。

“你想哈”,他用布依口音浓重的普通话,指着月色里树影婆娑的布依山寨景色说道:“不冷又不热,一对情郎情妹,躲在大树后头,或是

谷垛之间,说些知心话儿,是几多美好的事情。我望着这位早婚的布依小伙,心头明白,他肯定是过来人。

后来,他果然给我找来一只“勒尤”,只见七八寸长的一个吹管乐器,古朴而又清爽,头部还被雕成一个鹿头的模样,管身

上还系着一条红绸绳作为装饰。他一一指着共鸣筒、管身、铜箍、芯子、虫哨五个部分给我细细介绍。可惜我记不住,只记得一个小细节,那个发出颤音的虫哨,是抓来树上的蝉,用蝉翅做成的,故而它的音色中有股其他乐器无法模拟的颤动感。因而,当“勒尤”在月夜里响起,那袅袅柔柔的曲调中,还带着亮、尖、锐的特点,即时不时表现出呼唤情妹的小伙子迫切的心情,又能让姑娘听到这声声呼唤,情不自禁地梳洗打扮完毕,移步走出布依庭院,去和情郎幽会。

在山乡掀起“打工潮”的那些年里,在黔西南的布依村寨里,相当长一段时间,没听见动人的“勒尤”演奏了。

我问起过,这是什么原因?布依寨上的老人,用不无遗憾的语气告诉我,都出去打工了嘛!瞧瞧,赚钱的同时,布依小伙

和姑娘,谈情说爱的方式,也和你们城市男女一样啰!他们个个手持一只手机,现在而今眼目下,约姑娘出来,哪个还费神吹奏“勒尤”呢!我想也是,只得陪着哀叹的老人一起表示遗憾。

近年来,随着布依族山乡搞起民族风情旅游,抓好生态的同时,增产果蔬花菜,发展体验式民宿,很多外出到沿海打工的布依青年男女纷纷在家乡干起了实业。辛勤劳动的同时,从秋收以后的农闲时节开始,“勒尤”美妙的曲调又在布依村寨上响了起来,成了布依后生们呼唤情情的特殊信号。

我故意询问,不是有更为便捷的手机嘛!为啥还要吹奏“勒尤”?

手机哪有“勒尤”吹起来有情调啊!布依人无不自豪地对我说,“勒尤”就是勒友啊!就是你们汉族人邀朋友的意思,布依姑娘一听到这情意绵绵的音色,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啰!

原来如此啊!看来这一形式,还要在黔西南的布依山乡,继续流行和传播下去了。

## 昙花四记

田永昌

我第一次看见昙花而且怒放,是在二十年前的中秋之夜。那天,一轮明月高挂中天,忽听隔壁阳台上热闹非凡,欢呼鼓掌不断。我隔栏一望,啊,邻居家大人小孩都围着一盆长叶子的花鼓掌拍照。那花吐着清香,白银色花在月光下怒放,淡雅,别有一番风味。邻居告诉我,她家的昙花今年开得特别好。第二天一早,邻居给了我几枝刚剪下的昙花枝条,让我扦插种养。的确,昙花好养,一插就活,对环境,肥水要求也不高。于是,我家小花园里便有了昙花,年年岁岁花盛开。从此,我也养成了观察昙花从结苞到开花直至风干后的全过程,整整二十年。

端午过后,忽然发现昙花叶片上长出点点小米粒,这就是昙花最初的花讯。

养昙花和其他花不同之处,就是急不得,要慢慢来。譬如月季花、牡丹花,看见花苞后,半个月左右就怒放了。

昙花呢,半个月也就长大了一圈圈,从最初的米粒大的花讯,到夜间花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看花开也是急不得,需要点耐心。有次,花苞的花嘴已变成白色,以为要开了,于是就蹲守在花旁,一直到夜间九点,花也没开,只好回屋休息。还有一次,以为花不开,但第二天起床一看,花头向下,昨夜开过了,错过花期,遗憾不止。

我家小花园养有几十种花木,观察下来,没有哪一种花木如昙花这般,经过这么长时间酝酿,不断地坚韧不拔地,一步一步积蓄力量,去完成最后的花期。如同起跑线上的运动员,发令枪未响前,仍在积蓄力量,去完成那辉煌的一跃。

一切美都是有准备而来,昙花更是如此。

起舞弄清影,昙花今夜开。小园吹过夏夜风,沪上远远近近楼宇灯光虹彩。尽管夜空无月,但昙花在夜色中依然怒放得那么优雅,漂亮。

此刻,一朵朵乳白色晶莹的花朵,犹如夜美人翩翩起舞,那围着花朵伸开的长长花须,那飞起的一片片花瓣,是夜美人如诗如幻的裙衫吗?看着夜色中舞动的昙花,如看到舞蹈家杨丽萍美的舞姿,又如听到“海岛明月初转腾,看玉兔又早东升”,梅兰芳《贵妃醉酒》时的醉人唱段和身影。是的,看着夜色中昙花的舞姿,多少古今来美影在眼前浮动。昙花在夜风中边舞边吐送着一股又一股浓郁清香。这夜色,这夏风,这城市明亮闪闪的灯火,送人多少美感和诗意。

从八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三点,七个小时下来,花期仍未有收盘意思。花嘴还在继续张大,舞动的身影更加飘逸动人。世上的一切一切,莫不如这昙花,准备得越充分越能达到光辉的峰顶。

昙花如此之美,却不赶热闹,既不上市,也不像玫瑰走情人节,它在夜色寂静中独自开放,默默地寻找知音。

美丽了一个晚上,热闹了一个晚上,舞姿优美了一个晚上的昙花,凌晨三时,收起花翅,挂起舞鞋,如同跳完最后一个舞蹈动作的演员,在没有任何掌声的凌晨谢幕了。

谢幕后的昙花依旧很美,挂在县叶上,等待着黎明。一直到一月后,三月后,或者若干时间后成为干花。风干后的昙花挂在叶片上,以另一种形式继续美丽着。这种留恋之美,这种自恋之美,这种不为讨好他人而自然大气之美,让我想到“人到无求品自高”的老话。



我两个月没回东京的家,两个月没见女儿了。

下班回家的女儿穿着一件宽大的米色西装,鞋底摩擦着走廊的水泥地,发出塔拉塔拉的疲累不堪的声音后入门来。

她径直走近鱼缸旁放了些鱼饵,用海绵抹掉鱼缸玻璃上的青苔,便在餐桌旁坐下,眼里闪着光,叹道:“妈呀,这么丰富!有豆腐、牛油果色拉,有南瓜蔬菜汤,还有虾仁、鲑鱼海鲜意大利面,我最喜欢这白塔盐味了!我还能添点面吗?”

我不仅问她我不在时她平时吃啥,她说回家路过超市时带盒打折的便当回来吃呀,饭后再吃一包小点心,看个电影就是享受啦。

她见我盯着她房里的几个包,表情忽地活泼起来,声音也带了色彩:“那几个包是名牌,我从网上的旧货店买的,结实耐用。看看,我最近从旧货店买了四件衣服,有两件意大利制的,四件才一千日元,跟新的差不多呀!上班去每天要换换穿的,没办法。”

她进浴室探出头来说:“妈,你今天为我洗了空调、洗衣机,又做了晚饭,辛苦了,碗我来洗,你放着吧!”

出了浴室,她伸展四肢倒在床上,说:“桌上那个我还没拆封的邮件是一本杂志,里面刊有我的一篇短篇小说,我的文字第

## 女儿

叶忆萍

一次变成铅字,你拆开看看吧。”她还迷糊地说:“把碗放着我会洗的哦。”

然后,她睡着了。睡到第二天7点15分从床上跳起,像跳快节奏舞般地穿衣化妆,我一边洗隔夜脏碗一边听她高声发泄:“我忙得像一只狗,我必须赶上7点46分的车!我早上只有喝几口水的时间,我和狗一样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在7点33分,一只化好妆的“狗”出了门。

我开始阅读她写的小说。她的淡淡的叙事风格和细节的细致描写让我颇有所感,她把自己经历的事如珠一般穿缀起来,是我

似曾相识的环境和感情。

女儿选择了新闻业,忙碌着采访、写稿,一个曾经在学里一上台发言就紧张得声音颤抖,并为此流过不少泪的小姑娘已变成了能坦然接受他人拒绝的“老面皮”了。

女儿过着平淡、忙碌的生活。我想不管她是否有意,她的所遇所闻将潜入她的情感中去,成为养料——如果能坚持写作的活。

在家过了三夜,我打包回我的逗子乡村去了。日本人说“漂亮地将儿女放手,是走向成熟的父母需要完成的”一个课题”。

正是如此啊。然而在逗子乡村的桌上摆了些好菜时,我不禁会想到那个住在东京的一天吃两顿快乐的小狗。



晚来妆面胜荷花 倪金柏 绘

一下月亮是不是也像太阳一样东升西落,但总是忘记。真的记起来了,又每每淫雨霏霏。不知无意中读到这篇文字的你能否立马给出准确的答复?

过节了,最终都会落实到吃上。中秋吃月饼。月饼的馅心千百年来一直在变,不变的是它的外形,一个圆。就是这么一个自然界中极其寻常的表情,千百年来,魂牵梦绕。我们曾跟着先贤说月是故乡明,我们也曾随着近人感慨别处的月亮比此处的圆,事实上,月亮只是重复着自己亿万年的轨迹,只是为了自己而开而落,不为光明,不为圆满,甚至也从未考虑过人类究竟算什么。

一块置身事外的石头,悬于虚空之中的石头,养成了人类在夜晚抬头的习惯,随之有了沉思,有了恍惚。

赏月,最好是在湖中或江上。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那里不止一个月亮。

赏月,最好是在湖中或江上。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那里不止一个月亮。

编者按:月,牵情,寄思。古往今来,月入诗入词入画,人们歌之舞之……月,是团圆,是别离,月下故事多。今起请看一组《月有阴晴圆缺》。

诗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白举杯邀明月,苏轼把酒问青天……关于月亮的诗,几乎构成了半部诗歌史。关于月亮的传说亦总是那么迷人,如奔月、如伐桂。柳絮曾问,传说中天上似乎也不只是一个月亮,为什么如今就一个了呢?我想不出个究竟,便胡乱答道,虽说月亮并不会像烈日那样炙烤人类,但最终先人们还是会射出多出的几个吧。美,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夜色迷离,星斗满天,但因了距离地球近之故,惟月亮显得那么巨大且明媚。而这等景致牵出的却往往是忧思愁绪。

残思追穹方 月已西往 怎能忘记 你在身旁 几度欢乐 几度忧伤 ——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月亮的歌我独喜这一首,“唐朝”的《月梦》。如果我听说过上千遍,这并

不是什么夸张。大学四年,唐朝和黑豹、崔健的磁带都被磨坏了好多盘。对面是女生宿舍,大清早,哥儿几个便朝着对面放佛教的“早课”,中午和夜晚改为摇滚,音量均调至最大。居然没有一个人投诉,不知她们是欢喜,还是根本不当一回事。总之,一大堆美女住在一

起,花花绿绿的,但是很寂寞。终究,我们是放给自己听。想沉默时就听崔健,喝酒时就听黑豹,最宜通宵达旦播放的则是唐朝……盲目和激荡塞满了青春的皮囊。曾对一个朋友说起,待他结婚时我一定要写一篇关于摇滚的文章纪念我们共同的青葱岁月,至今还记得他当时开心的样子。后来他真的抱得美人归,而待我知晓时此君已身为人父,文章自然也就不曾写……月已西往。

很多的时候,我都想好好观察

## 月已西往

木叶

赏月,最好是在湖中或江上。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那里不止一个月亮。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